

剑器行

五界

风尘交流，
剑与胭脂，

烟花荼毒，
生当死决，

毒计连环，
迷局勘破，
死劫尽杀



Avenger | 5dom

鬼新娘 · Woodnight小青 著
作家出版社

剑器行

AVENGER

作家出版社

Goodnight小青||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剑器行/Goodnight 小青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 1
ISBN 7-5063-3537-9

I. 剑… II. G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0867 号

剑 器 行

作者: Goodnight 小青

责任编辑: 启 天

装帧设计: 剪刀工间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京北制版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60 千

印张: 10

插页: 4

印数: 001-20000

版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537-9

定价: 20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楔子

九月二十五，我回到天吴渡。

渡口的无名老店还在。我在黄昏之前赶到。老掌柜虚眯着昏眊的眼睛把我上下打量一番，吩咐他的儿媳领我去楼上的一间客房。

“来得巧，来得巧。这阵子正是客满的时节，若再晚来几日，怕是住不下啦。”他抖着手，在缺角的粗砚里捺了半天笔尖，又蘸湿手指费力地翻开簿子。柔软陈旧的纸张，窸窣窸窣的声响。他确是很老了。把我的名字记在簿上之后，老掌柜沙哑地说。

“快到冬天了，天寒地冻，为什么这时节客人来得多？”

老掌柜写字的时候，脸埋得很低，好像在嗅那簿纸。他慢吞吞地抬起头来。

“交冬了，日子过得快呵，转眼就到年底。四方的行商客人忙了大半年，这时候该回家过年的都要回家，那不怕劳苦想多挣点儿的呢又该载着年货到处去奔波贩卖。咳，说来说去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要想回家，四方的行客都得过这渡口。过了这渡口啊，过了这河，南边的自归南，北边的自归北……”

人一上了年纪，总会变得啰嗦。老掌柜似乎很愿意跟我谈天，唠唠叨叨说个不停。我掸了掸肩上的沙土。

“也不知今年几时立冬？”

“十月初四。”他抬手推推头上的毡帽，随口问道，“姑娘，你单身一人走这黄河道，可是险得很啊。看你的样子不像是做买卖的，大冷天里，你这是要……”

“找人。我是来找一个亲戚的。”

“可寻到了没有？”



“如今还没有。也许……快了吧。”

老掌柜点点头，拖了长声表示同情：“哦，一个姑娘家，不易。姑娘，这是河北，你这敢是要过河往南去呀？你那亲戚，是南边人？姑娘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”

我笑了笑：“本地人谁会来住客店？”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老人也笑了。暗光下他粗糙的手上皱皮乌黑，拇指短了一截。他咳嗽起来，掩住了口。只剩半根拇指的手，看上去有些怪异。

他的儿媳端了油灯，引我上楼安置。这个四十来岁的妇人粗手大脚，本分而害羞，得了一串铜钱，讷讷地道了句多谢，掩门而去。我放下行囊，走到窗边。

敝陋的老店，老房子。木板地踏在脚下会咯吱作响，像是随时都要坍塌。屋顶连承尘也没有，裸露着错综的梁木，陈年尘土脏物都在那里堆积，油污而发黑似一头巨兽腹内缠不清楚的肠肚。我推开木窗，大风立刻卷来，割肤如刀，呜呜的声响在整片灰白色的天空中呼啸而过。在北方，深秋时节已经很冷。这里一望无际的黄土荒原，没有山峰可以阻挡。

有一瞬间我不能呼吸。北风挟着尘沙，只用了一刹那的时间便席卷了这间小屋，窗下的床与木桌顷刻蒙上一层灰土。那气味微微呛鼻。

从这建于高岸的客棧望下去，在不远的距离之外黄河正奔腾咆哮，如一条怒龙蜿蜒横过，莽莽滔滔。在这里看，它似乎并不十分宽阔，只是很长，两头都断在天涯，看不到起点与尽头。

黄河拍岸如惊雷。来自九天之外抑或九泉之底，沉闷地滚动着那野兽般的嘶吼，听久了，隐隐觉得这座木造老楼在吼声中摇摆，脚下有点颤动。其实这里的人们早已习惯，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安全。

天下本就没有永远安全的地方。河水很浑浊。





妇人再次来敲门，是在一个时辰之后。她唤我下楼去用饭。

“可以把饭菜端到房里来吗？”我不想下楼，遂道，“有劳大婶了——结账时，房钱一并加倍。”

“姑娘，您看……俺们这小店前不着村的，柴火，什么都得从五十里地以外使牲口驮来，这……这房钱却不打紧，不是俺们舍不得本儿给房里生火盆，实因地方偏僻，运送不易，每年到了天冷时，晚饭都是开在楼下，客官们吃了饭烤火，也就一并暖和身子了。身上暖了，容易睡着些。您还是下去吃吧，姑娘家身子单薄，走这黄河道，冷被冷枕的，遭罪咧。”

妇人先是口讷，后又好心劝道，这一劝起来竟也长篇大论。我心中一动。黄河岸那憨厚的土音听来很是和善。她原本不必费口舌劝我下楼烤火的。这粗壮老实的妇人，话语中流露出一派关心，倒是慈祥得很。

我看了看桌上孤零零一盏小灯，盏中浅浅一汪灯油。这就是今晚这房间里惟一的火与光。

“多谢大婶。我这就下来。”

楼下已生起了几个大火盆。每堆火旁都围坐着若干负贩模样的人，衣饰相别，口音各异，几乎都是男子，那妇人正在穿梭忙碌，用大木盘托了酒饭分发与各人。还有个年轻后生挽起了衣袖帮忙，把大块的肉切开，想必是她的儿子。火光毕剥映得那些满是风霜尘土的脸孔半明半暗，一处金黄，一处沉赭，似厚重石像。商旅们行路辛苦，于此得以歇脚，每个人的面上都泛起满足的疲倦之色，他们叫了大坛土酿，烧猪烤羊，油腻厚味尽情享受。有人捧起酒坛酣



然纵饮，有人一边向火上烘手一边呼唤掌柜再上好酒。

“就来咧！就来咧！二牛，快同你娘再搬大坛酒，拿大碗来！”

老掌柜伏在曲尺形柜台之后催促他的孙子，佝偻身形像只衰老的蝙蝠。那儿是整个大厅里最暗的一处，乍听还辨不出说话的人在哪里。他嘶哑的嗓音轻易地淹没在满屋喧哗之中。我走下摇摇响动的木楼梯。

粗野的轰饮声骤然减弱。火堆旁围坐的人们大多停止了谈笑，愕然仰头看向我，端起酒碗却忘了往口边送。这些惯于南北奔波的汉子们陡见女子竟与他们一样单身走过黄河道，且独宿在这荒郊野店，不免有几分惊讶。我径自下楼选了个人少的火堆席地坐下。片刻，众人方又各自划拳闹起酒来。

“几位大哥，拼个座位坐坐。打扰了。”我对火堆旁原先几个酒客说。

那三个大汉皆头戴狗皮暖帽，身裹皮袄。打量我半晌，其中一个开口：“这姑娘，就你一个人哪？咋的跑这荒地里来了？大冬底下，这是干啥去？你一个姑娘家，也不害怕？”

我微笑摇头：“不害怕。三位是从长白山来的吗？”

“是呀，你咋知道？”

“口音里带出来了，三位一定是关外人氏。”

“呀，这姑娘敢是惯走路的？俺哥儿仨是长白山的猎户。”他一拍大腿，还想继续发问，“姑娘你……”

我招手唤二牛过来：“小兄弟，劳你驾给我下一碗素面来，再拿一壶热茶。”

二牛应声去了，那大汉把我看了又看，惊奇不已：“姑娘你咋光吃素面哩？天这么冷，不吃点肉哪顶得住！来，你吃这个！”

我推开他递过来的半只鸡。油脂滴在火中，吱吱做声，冒出一缕青烟。

“多谢大哥相请，我吃面足矣，就不叨扰您了。”

“不够！一碗素面，够谁吃的！你这姑娘太见外了，俺们都是出



门在外的人，你一个女人家，俺们若再不照应一下也太说不过去了。你可劲吃，都算在俺账上！”

他执意把那只从中一剖为二的烤鸡向我递来，我侧头避开。鸡腹中塞的几只香蘑葱段掉落，裹满肥油，膨的一声便燃着了，火头又蹿高了些。大汉似乎好客得过分。他虬髯一掀：“莫非姑娘瞧不起俺们？俺们的鸡又没有下毒！”

手腕一转，烤鸡滚烫地直朝我脸上逼近，热气熏人，脂油眼看要溅在衣上。我抬起右手。

“怎敢瞧不起三位大哥。只因家慈有恙，小妹发愿持斋，不敢动荤。还望大哥多多见谅。”

他满脸红涨，瞪着自己持鸡的那只手，肘弯处被我两指抵住，再前进不得半分。热油一滴一滴，落在我衣角寸许之外。大汉咬着牙，使出全身气力。

“既然如此就不勉强了。”终于他颓然撒手，大口撕了一块鸡肉嚼着，嘴里含糊着冲我拱了拱手，“姑娘是孝女，佩服佩服。”

仿佛很是懊恼似的，大汉一把揪下狗皮帽，头顶隐约蒸出汗气。他不再多话，只顾埋头猛啃那只鸡，另一个却捧起土褐色的粗陶酒坛：“姑娘不吃肉，好歹喝杯酒驱驱寒气吧！”

我尚未答话，火光陡然一暗。一条黑影长长地投在面前，未见其人，先已闻声。

“劳驾，四位，拼个座儿成不成？”

身材修长的男子笑吟吟自背后转过来，不待允可，已自行落座，挤在我和猛啃烤鸡的大汉之间。他向火上去烘手，口里咝咝地吸着气，自说自话：“这鬼天气，要冷死人了！掌柜！掌柜！有什么好吃的？”

二牛端着素面与热茶跑来，把碗筷杯壶一一放下，黑红的脸膛上忙得满是汗水：“客官，俺们有肥鸡肥牛，米饭大馍馍，自家酿的老酒，您老要下酒还有酱羊蹄、猪头肉……”忽一眼瞥见三个关外客面前整条的羊腿还没切开，忙歉然道，“客官对不住！这羊腿俺忘了帮您老切……”



说着欲把羊腿拿去切片，那大汉掷下零落鸡骨，喝道：“不用了！俺们自己来！”

跳起身来从靴筒内抽出一柄短刀，三下五除二，已将羊腿斩成小块，手起刀落间砰然作响，连那根粗壮的腿骨也一并斩得寸断。二牛骇然张大了口，呆呆不语。

“喂喂，小兄弟，人家不用你侍候，倒是把话说完啊！”新来的男子似乎视而不见，自管敲击着酒坛不满地叫嚷，“还有什么好吃的？这三位大爷是客官，我可也是客官啊！小兄弟，你开店做买卖，可别拣人下菜碟啊！”

二牛一愣，窘得脸膛越发红涨，讷讷道：“客官，俺不是……”

大汉哼了一声，不耐烦地挥手赶他走：“没你的事了，快走快走，莫站在这里挡亮。左右不过那些东西，还有何物！”斜起眼睛，把那男子掠了一下，口中嘟哝，“在道上行走，有的肥鸡肥羊给你吃就不错了，还不知足！莫非要吃龙肝凤髓吗？哼，娇生惯养，怕辛苦出来做什么买卖，不如窝在家里舒舒服服做公子哥儿罢了！”

男子恍若未闻，依旧笑嘻嘻地催促二牛：“小兄弟，说呀，还有什么？贵点不怕，拿你们店里最好的酒菜来。我这人呢别的毛病没有，就是吃不了粗茶淡饭，一年到头，老是为嘴奔忙。唉，这馋是天生的，我也没有办法，谁让我不是那些裹着熊皮嚼点草根就能过活的野人呢？”

说罢还转头对我挤了挤眼睛。我执壶倒了杯茶，含笑不理。那大汉却忍不住了，怒道：“什么意思？你这……”

才骂了半句，只见老掌柜从后面颤巍巍地出来，不知他何时进厨房去了。他走到几处火盆中间，大声道：“各位客官！小店方才刚到了新鲜的黄河鲤，今日天黑前才打上来的，条条鲜蹦活跳，现养在小店厨中，哪位客官要吃，小店现杀现烧。”

“好！黄河活鲤，天下名物！”男子击掌喝彩，“来得正是时候。小兄弟，你给我拣那肥大活泼的多来几尾，这几位姑娘大爷们要吃，一并算在我账上。”



“俺们不要！臭鱼烂虾，腥气太重，俺们不吃！”那大汉重又坐下，仍然气哼哼的，瞥了我一眼，又道，“这姑娘是吃素的，你也别白费心思了，还想讨好人家！”

他看了看我，摇头笑道：“啊，如此几位就没有口福了。在下只好吃独食，惭愧惭愧。小兄弟，那么你拣好的先给我来上两尾，不够再添。”

此时满厅里已是一片呼鱼之声，把二牛的母亲吆唤得团团转。二牛道：“俺这就去，不知客官您是要红烧的，还是要清蒸……”

“不要不要，全都不要。”他竖起一根手指，又大摇其头，叹道，“黄河鲤天性逆水而游，因此肌理细腻结实，是天下至鲜之味，要吃此鱼，精华全在一个活字。若由厨下整治，任其再是新鲜，终失真义。小兄弟，你就用木盆清水把活鱼给我端来，待我自己整治便是。”

“公子哥儿，吃条鱼也这么穷讲究，哼！”二牛去后，那大汉不禁嗤道。

他泰然自若，毫不脸红，还冲对方团团一揖，“老兄过奖。在下不是公子哥儿，只是嘴馋毛病难改而已。啊呀，这酒好香，兄台可否容我借花献佛？”

也不管人家答不答应，他吸吸鼻子，便伸手取过坛子，倒了满满一碗酒，转向我笑道：“姑娘，世上人海茫茫，你我今日能在这黄河渡口萍水相逢，也算是有缘。姑娘既不动荤腥，不知在下可有幸敬你一杯，聊表在下心中欢喜之情？”

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

“多谢你的美意。但我从不饮酒，抱歉。”

我微笑望向他，火光闪动下看清此人的面庞，瞧来年轻得很，不过二十四五。他脸皮似乎厚得可以，不论人家如何拒绝，总能自得其乐。见我不肯喝酒，当下打着哈哈把酒碗端回自己嘴边：“没关系没关系，在下绝不勉强。这一碗，算是我代姑娘喝了，庆贺大家在此有缘相会。姑娘，在下今日能遇到你，心中真的十分欢喜啊。”

他仰头一饮而尽，放下酒碗，抹了抹嘴，双目紧盯住我。他的



眼睛有些奇特，两眸不是黑色，而是略显透明的琥珀颜色，瞳仁内各映着一朵小火习习翻涌。

“在下龙修，饮了这碗酒，我们就算是相识了。请问姑娘芳名？”

三个大汉在旁大吃大嚼，兀自嗤笑不绝。我低下头转动着手中茶杯。此时二牛端着一只木盆过来，盆中不时泼刺泼刺地溅出些水花来。他将盆安放在面前：“客官，您要的鱼。”

清水里养着两尾硕大的红鲤鱼，相互团团追逐游动，被火光映得金红奇丽，如两朵赤霞，很是好看。名叫龙修的男子一见大喜：“果然鲜活无比。几位真的不吃吗？太可惜了，在下可要不好意思了！”

他不知从什么地方一摸摸出一柄匕首，伸手扣住鱼鳃，提起一尾黄河鲤来，但听得刷刷连响，那鱼还来不及挣扎，已被一团白芒笼罩。白光里片片飘落雪片般鱼鳞，几点红血溅出。龙修的动作快得令人眼花缭乱，待得能看清楚，鱼已剖腹褪鳞完毕，被横穿在匕首上，尾巴尚在一甩一甩。

三个大汉对望一眼，都停止了咀嚼，脸上露出惊惧之色。龙修神情悠闲，左手指尖上沾了一点血污，他手指细长，似是修条柔蔓枝梢上开了几朵桃花。他哼着歌，在木盆中洗了洗手便把那条还在动的鱼放到火上去烤，两面翻动着，口中道：“鲜鱼现烤，这才不负美味啊！鱼啊鱼，我总算是对不起你。”

“呸！这般残忍，还有脸假惺惺！”一名大汉将手中羊骨一摔，狠狠啐道。

“老兄此言差矣。这鱼既被人捉了，总是要死的。既然要死，不管红烧清蒸还是白煮，迟早难逃开膛褪鳞之灾，这痛苦嘛是一定要受的。若交由厨子之手，磨磨蹭蹭，腻腻歪歪，一下又杀不死，刮鳞又要刮半天，这鱼兄要受的罪还更多哩。何如我手下神速，虽然到头难免一死，鱼兄总算得个痛快啊。”龙修眉飞色舞，愉快地翻弄着火上的鱼，香气已传了出来，引得周围人人向这边探头。他深深一嗅，闭目陶醉道：“香啊！鱼兄，你不幸生为水族，供人庖厨，这刀俎加身总之是你的命了。不过你能得小弟我亲手调治，从此香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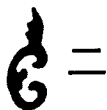


万里，流芳百世，也算死得其所了。三位老兄你们吃鸡吃羊，这鸡兄跟羊兄不也是身受千刀万斩、受尽痛苦才成为了三位口中美食的吗？”

大汉转过头去不再理睬他。龙修又烤了一会儿，忽然自地上一堆脏腑之中拎出鱼的肠子来，向我笑道：“姑娘，其实这鱼肠也是可以吃的。世人多为不知，当做废物弃去，实在可惜。唉，鱼肠若烹调得当，另有一番风味。姑娘若不信，待你什么时候不吃斋了，我亲手做给你尝尝看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不吃鱼肠。”我淡淡道。龙修倒也不再絮叨，笑了笑，低头又去专注地烤他的鱼。片刻沉默，只闻鱼肉在火中发出嘶嘶声。

“鱼肠是一柄剑的名字。”我将杯中残茶一口喝尽，对龙修说。



进入六合寨之前，连理已经知道自己这一生是再也不会从这里出来的了。

塞北，翠霁山，六合寨。这便是在北方人人谈虎色变的土匪城，传说那里头住的全都是亡命之徒，杀人不眨眼的魔君，三十六员天罡将，曾惊动至尊。传说寨里的匪徒惯将活人心肝剜来下酒，灯笼都用人皮蒙就。传说那些好汉们个个生得身高丈二、豹头环眼，相貌丑陋更赛阎王。

传说，进了这寨子的人，没一个能活着出来。

翠霁山的脚下是一片阔大的水洼，说是洼子，深却如一浅湖相似。洼两岸各自有哨岗接应，人要上山以响箭为号，里头的人听了即派快船来接。这一日她们这些女人也是经由这水路上得山来。一路自有押送的人催逼着快行，若走得迟慢了些，马鞭便抽上身来。女人

们哭喊不绝，只换来更重的鞭子与粗暴的斥骂。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匪徒从来不是怜香惜玉之辈。

不过，她们这一群里可有什么金尊玉贵、需得多情郎君好好捧在掌心怜惜着的美佳人吗？

没有。全都是该死的人。

她们早就该死了，或许其实已经死了，只是自己还不知道。她们是这人世间的一群野鬼，孽深债重，没魂没魄，没心没肝，留得一具行尸的躯壳在世上受罪。罪是赎不完的。

多希望有天醒来，发现自己真的死了，躺在棺材里，在地底下，再没一个人在旁边。那她在黄土里也会笑出来。

连理仰起头，微微眯起眼睛，望着寨子门口高高飘扬着的那一杆大旗。黑缎金黄火焰，火焰心里张牙舞爪斗大的一个龙字，旁若无人地猎猎掀动，发出呼啦啦的声响，如一阵粗野而豪放的笑声。

“连姐姐，你怕不怕？”忽有人扯了扯她的衫袖。是十六岁的秋芸。她笑了笑。

“为什么要怕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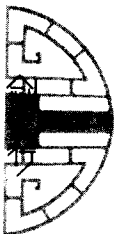
秋芸巴掌大的小脸上，一对黑眼睛惊惶无主地乱窜，似渐渐沸腾的水中的两尾蝌蚪，越发显得可怜。她拉住连理的袖子，悄声道：“听说……进了这寨子的人，没一个能活着出来……”

“那不是更好？”

她话音才落，肩上登时挨了一鞭子，血痕如同殷红的一长条闪电划破空际。淡绿色的绸衫子破了，掀出底下一方灼热肌肤。秋芸尖叫起来。

那男人笑道：“哟，这娘们倒是细皮白肉的。少哭天抹泪的，快快给我滚进去！嘿嘿，莫瞧你们现在一个个吓得冻鸡子似的，等到了寨子里头有你们的乐子呢！快走！”

说着伸手过来在她脸上摸了一把，摸完却也没忘了顺势揪住发髻往里一揉。连理站立不稳，一个踉跄，撞到另一个男人身上，即又被那人嘻笑着搂住了肩膀，一只粗手游向领口里去。



女人们被驱赶着哭哭啼啼地前行。她就这样进了六合寨的大门。

她记得，那时正是春天。早春三月，坐船过水的时候，满洼里蒹葭芦芽，才刚刚绿起来。清冷馥郁的草香染了她的衣裙，翠霁山上漫山遍野，一片的粉白野花摇曳，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飞舞。

那六合寨里头却不似人传的那般，什么刀戟森立血污涂地，人头发踏作地毯。看上去也不过便是寻常街市。道路两侧一般的有店铺做买卖，蒸馍馍，量衣服，打铁的炉子跟铁匠一起发出轰鸣。行人熙来攘往，也多是憨厚纯朴、直条条的模样。龙寨主是个人才，自从十年前占住了这山头，家业整顿得好生兴旺。尽管朝廷屡次派兵前来征讨，并不能动得分毫，反被俘去了许多官军，把那强横倔犟的都杀了，愿意归降的便留在寨里入伙，分了差使，安居已定，又设法接了他们家眷来一并度日。更有那四乡八野的贫民，或是走投无路上山的，或是身怀绝艺，只因受了冤屈报国无门，愤而身入绿林的，不论南北纷纷来投。十年之间着实不少兄弟入伙，又都各讨了婆娘，开枝散叶。故此这城寨虽是乌合之众、盗匪啸聚的亡命山林，却也阡陌井然，人烟稠密，寨主龙铁澍当家为尊，座下三十六员天罡将，再往下大小头目、队长、喽啰，以至屠宰、造饭、饲养牲口、缝制寒衣等杂役，无不各司其职，井井有条。

后因寨中人口渐增，又有许多弟兄的家眷老小在此，街上除锻造兵器的铺子之外逐年也新添了杂七杂八各项买卖。越来越是繁华，到得后来，便连妇人家用的针头线脑、胭脂花粉的店铺也开了两家。连理她们进寨之时，看到的土匪窝比起塞北寻常边城来还更显热闹。街上拄杖老人、怀抱小儿的妇女神色悠闲，安然来去，若不是路过的男人们腰间多带着兵刃，她们还错以为身在天朝治下的太平城池。

男人纷纷驻足，斜眼瞅向这群钗横鬓乱莲步伶仃的女人，风霜犷悍的脸上都露出笑容。他们的眼睛都亮了，就像狼。

一群吃饱喝足的懒洋洋的狼，冷眼看去，跟家养的大狗没什么分别。只有在看到活物的时候，眼睛里会突然闪出凶野而炽热的光。



这无关饥饿。

女人们被吆喝着行过街市，吞声忍泪，浑身哆嗦。看去正如一群愚顺认命的牲口、天生的猎物。大道两旁的男人看着她们，感觉血液中掠食的天性被燃起。

但他们眼下也就只能看看而已。这些女人进了六合寨，首先要送去给当家的过目。

连理在玄泽堂中见到龙寨主。

那是六合寨的心脏，土匪城中的宫殿。寨主并三十六员天罡将聚会议事的所在。煌煌的大匾，入内但见三十六把金漆交椅两旁排开，尽头一张尊位上铺着金黄虎皮，灿烂夺目。龙寨主高踞其上，三十五六岁的汉子，穿一件狼皮衣，褪下了一只袖管，露着里面皂色布衣，胸襟半敞。春三月天气塞北尚寒，玄泽堂中不曾生火，他并无半分畏冷之色。一脚踏在座上，左手单提起一只大瓮，仰头痛饮。

女人们挨挨挤挤，彼此躲藏着蹭入堂来。带队的头目上前道：“禀寨主并众家哥哥，饮马营事务已尽数了结，营内女娘共二十五名，其中鸨母一人，乐户二十四人，现已带到，请寨主过目。”

三十六张金漆交椅空了一大半，天罡将们并非游手好闲之辈，如今趁着道上冰雪初融、来往商旅行走频繁，各人遵寨主分派领弟兄们下山做几票买卖，正是忙时。玄泽堂中连龙铁澍在内不过寥寥十几人，午后无事，畅饮方酣。还没进厅远远便听得划拳哄笑之声一阵阵爆出来。女人们自是越发心惊肉跳，鸨儿哭喊起来，向地上坐去，正待拍手拍脚泼赖一番，挨了两鞭，只得收声入内。

头目尚未禀报，堂中人见这批女人来到，喧哗声早已止息，寨主也放下酒瓮凝目望来。鸨儿兀自抽泣着整顿衣裙，肩上已被一只大手揪住，一个踉跄跌出队列，跪在空旷的青石厅堂中央抖衣而颤，平日的机巧横泼都没了。

“寨主，众位哥哥，这个便是饮马营的老鸨。”小头目粗声道，鸨儿正从眼角把堂上十几个汉子一一偷瞥，屁股上又挨了一脚，登



时杀猪似的大叫起来，耳中听得那人斥道，“住口！贼泼妇，众位当家哥哥在上，还不速速将你手下这些婊子的名字年纪报来，让哥哥们拣选！再放刁赖，着即砍了你的狗头！”

鴛儿立刻磕头如捣蒜，这当儿也顾不上心疼那织金绸袄了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颤声回道：“是……是！大王爷在上，众位……众位爷们在上，您老都是说一不二的好汉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可不能难为我们这些妇道人家。天可怜见，那……那杀千刀的贼官兵们胆敢跟爷们放对，他们……他们这是不自量力，自家作孽该死，这可跟我们没半点干系！天老爷呀，我们也都是火坑里的可怜人，受尽狗官兵的欺负，这些杀千刀……”

“叫你报上名册，净啰啰嗦嗦，瞎扯些啥！”座上一条黑大汉听得不耐烦，拍案大喝。

“是！是！回好汉爷，营中共有姑娘二十四人，都是家里犯了事，籍没家产发配军中为营妓的，其中犯官之妻九人，年纪……稍大了些，二十岁以下的，犯官之女和妾室共计十五人，好汉爷，这些个个都是花朵儿一般的少女嫩妇。”鴛儿吓得连狡辩的气力都失却了，忙回正题，一说到手下得意的姑娘，口齿倒是利落了许多，害怕也忘了，放出旧日惯吃四方饭的精神，摇唇鼓舌极力夸耀，“爷们也都瞧见了，姑娘们这是长途跋涉，今儿水米还没沾牙呢，不免有些憔悴。要是容她们歇一宿，进点儿食水，不是小妇人夸口，个个都是月貌花容，嫦娥似的美人儿哪！小妇人素日尽心教导，她们如今也是吹拉弹唱件件皆能，每人少说会得十套大曲、小令无数在肚子里，性情更是软款温柔，管保服侍得爷们称心满意。寨主爷爷，您别瞧这些姑娘如今是沦落了，出事前哪个不是千金小姐，琴棋书画的……您瞧！我们连姑娘……瞧这细皮嫩肉，大王爷呀，连姑娘可是正经的大家闺秀，原先河道总督大人的千金……”

鴛儿张皇地四顾片刻，忽然想起最得意的一张王牌、花运正红的连理姑娘，当下自作主张地站起，奋力将连理从人堆中拖拽出来，直朝龙寨主座前推去，还似有无地将姑娘的衫袖向上捋起，露出



半条雪白膀子。淡绿绸衫破成碎片，像深秋濒死的冻得发青的蝶在鸨儿手下一颤，轻轻坠落。

鸨儿的小脚踩过它，两只泥泞印子把这蝶翅钉死在地，再也飞不起来。连理略略一挣，身不由己，被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拖过厅堂，推向那群要命的魔星。她无力反抗，也没想反抗。从来女人践踏起女人来才是最狠的。鸨儿的手沾了一抹猩红，是鞭痕未干的余血。这八面玲珑的妇人见机行事，边带笑褒赞着连姑娘的美貌，随手握紧她的胳膊，遮住红肿溃烂的伤口。

“大王爷爷，您瞧连姑娘好个模样性情！大王爷您收用了她，自古美人配英雄，似您这等豪杰人物，不是百里挑一的绝色也辱没了您。您瞧姑娘这脸盘儿，天生的富贵胎子呀……”

鸨儿拖拖拉拉地拽着她跪在寨主座前，一手钩到下巴底下，狠力一抬。连理顺从地仰起头，任由这妇人将她像件货物般夸示。

淡白梨花面、三春柳腰身，在杀人不眨眼的活阎君面前镇静如死。她并没半点颤抖，就连一双长睫也同样顺从地覆盖住轻闭的眼帘，根根分明有如墨画。

“不是真正的千金小姐，哪养得出这么一身羊脂玉似的好肌肤……”

鸨儿还待唠叨，龙寨主把手一挥：“名册且不忙报。今日与众家兄弟划拳喝酒，某家输了这一局，罚酒还没完哩，都是被你们来给搅了。退过一边，待我罚过这半坛再说。”

他提起地上的酒瓮，咕嘟嘟仰面酣饮，霎时间好似鲸吞虹吸，小半坛烧刀子一口气喝了个罄尽。龙寨主掷去空坛，座旁十来个汉子哄笑起来。

“哥哥好海量！可惜今日赌运不佳，哈哈，哈哈！”

龙寨主横过衣袖抹抹嘴，一张黧黑脸膛并无半点醉色，他仍是精神奕奕，随口接道：“谁说的？不信今日翻不了身——老六、老八，敢不敢与我再划一局？哪个输了，还是一坛的罚约。”

众汉子大声附和，纷纷围拢过来，但闻满厅里吆五喝六，声浪

